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十九回 預備報名議定規則 連番看病引出奇談

話說上回書，講黃繡球請黃通理寫發知單，邀集同志，開女學堂的慶祝會，並賞中秋佳節。那些事隨後再表。且說黃通理叫人發了知單，便道：「家塾的事，我同你們也大概弄好，幾塊匾也做成送來，也須在九月初一以前，揀個日子上去。你那女學堂的名字，叫做城西女學堂，這個家塾，也得有個總名，也把我們住的地方加在上面，叫開智學塾。再做一塊橫額，釘在總門外，一定把『景福堂』三字，釘在中間齋壁上，『商舊培新』四個字，釘在中間廊簷下。現在章程已刷印好了，招的學生，是姓黃的自家子弟居多，倒還與家塾兩字相稱，約莫著得了二十幾名。眼前是秋末冬初，人家的子弟，從定了先生，不肯另換，看明年春天，定歸加倍都不止，也只好以四十名為額，不能像女學堂那樣多。」黃繡球問：「章程刷印了，我還未見。」指著他大兒子道：「鐘兒，你去取一張來。」只見那章程上頭一行，是黃氏家塾規則。黃繡球道：「即此甚為大方，不用什麼『開智』兩字，我想那塊匾，也做了『黃氏家塾』四字罷。」黃通理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以下所有規則，刻的是：

一，家庭與學堂聯絡，為蒙養之聖功，故本宅即修葺舊居，辟茲學舍，備同族中之子弟願學者，來塾報名，其非同姓之子弟，有願來者，亦一律收取，額數多寡，俟開塾前再行酌定佈告。

二，時下通病，偏重洋文，不知童幼之腦力未足，精神有限，伸於此必絀於彼，中文與東西文，文法截然不同，背道而馳，兩途並行，失此顧彼，非卒無一成，即終有所倚。本塾先以通達漢文為名，暫闕洋文，自在首植根基，並非意存棄置。初功既竟，後效彌多，無急急也。此專就初等班學生而言。

三，凡為子弟，皆係國民，本塾以培養性情，擴充知識，強壯氣體為宗旨，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，皆有謀生之計慮為收效。一切教授、訓練、管理諸法，悉遵欽定學務章程，參酌時地，曲體程度，推行盡善，逐步改良。

四，本塾分七歲至十一歲，初開蒙字義未通者，為初等班；五年卒業，十二歲至十五歲，略解書算文義者，為高等班；四年卒業，他日在初等班畢業，可升入高等小學堂；在高等班畢業，可敘入中學堂及初級師範學堂。所授各課，必嚴守章程，一律重視，無可偏廢。凡有志來學者，幸勿勉強嘗試，輕易進退，既誤光陰，又耗費用。須知學塾規模，皆有一定班次，一定課本，每更一處，即前此所用譯本，盡須拋卻，另購新本。降班補習，至少一年或半載，方能齊班。又復顧而之他，在學塾徒徒勞無益，在學生亦心志紛更，耗日糜費，而學齡已過矣。此實學界之通病，不可不預示消除。

再看底下的分章分節，連初等、高等兩班的課程年限及條約經費，無不層層週到，羅羅清疏。黃繡球對畢太太道：「你看這定的初等班功課，第一年學的數目名實、鄉土故事、鄉土地理、運動遊戲、單音唱歌，一直到第三年，教到常用加減、乘、除的算法、歷朝年代國號大事的歷史、本省本鄉的地理、鄉土動植物用的格致，我同你都弄得下去。像文毓賢幾位同志，或者也教得來。到第四五兩年，要講群經大義、造句作文，要講中國幅員大勢同外國大勢，只怕多吃不住了。好在等初等班的到了第四五年，我們總可進了高等班的地步。這事可只要肯用心耐心，一步步學上去，就可一步步教出來，有什麼難的？況且我們那女學堂，更是從粗淺入手，就把所編的本子，按著這個程級開個單子，一種一種的教說說，帶著嘴裡插點趣，手裡指點些圖畫，小孩子們除非是石頭，若是個人，還不慢慢的開通，我就不信了。」黃通理道：「你且慢說，你們看我所定的規則，還有什麼不到的地方。如今官府也開辦學堂，雖還沒有見過官辦的章程，只怕總不能照我的賢實，不過我們叫做私立，難保官不干涉，遇事指摘，所以我帶著句悉遵欽定的話。又凡官立學堂，必有人專制箱束，聞得近來黃禍很在外面鑽謀官學堂的執事，我們姓黃的子弟甚多，他曉得我這家塾，全為姓黃的子弟而設，如果他得了官學堂中的事，必定要播煽各處本家，去依附他那邊。這個原不必爭，卻於子弟有害，主意不定，也實在是個通病。所以第四條上，把這個通病講明，寧可收得少些。」

正說著，曹新姑走來言道：「昨日白天，我同王老娘到陳府上去，他那老太太又生了病，請大夫請了兩三位，看似沉重得很。回來到晚上，王老娘已上牀安睡，半夜裡好端端，也說不受用。今天大清早起來，就坐起來，覺得並沒有什麼，現在倒又說身上發燒，怪難過的。」黃氏夫婦一聽這話，一面叫曹新姑再去看陳老太太，一面同畢太太去看王老娘。不一刻，曹新姑趕回來道：「陳老太太的病比昨天更利害了，我去時，他家亂嘈嘈的插不住腳。看那老太太神識不知，我問了他姑奶奶胡進歐一聲，也沒聽清楚。這裡王老娘怎麼樣了？」畢太太道：「他是瘧疾，只怕病已伏了好幾天，他的體氣強，先不覺得，近來想必又吹了風，夾著又受了點辛苦。我這裡替他調理調理倒不要緊，反是那陳老太太生的富貴病，他家老爺、少爺、太太們只曉得老人家一得了病，就亂請郎中。郎中看富貴人的病，只曉得是補。況且是老太太一定說血虧氣虛，用的藥，就人參、燕窩、鹿茸於術，胡亂開了方子，一帖吃下去，又換一個郎中，換上三四個，把病症弄得死不死，這可不是玩的，待我也去看上一回。」曹新姑道：「他們未必相信西醫，要是相信，他那太太也曉得你的，應該就來請了。」畢太太道：「且去看一看，不必就替他醫。中西醫理不同，我在這內科上也自考校中國的醫法，不肯輕易用外國法子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這便我同姊妹一齊前去。」於是交代曹新姑看顧了王老娘，二人來到陳家。

那時候已過十二點鐘，走入內室，還靜悄悄的。有幾個丫環老媽子，報與陳膏芝的夫人知道，只說：「就請到老太太那邊去，輕輕的看一看罷。」進了老太太的房，只見那位孫小姐同姑奶奶們在房裡坐著，一位郎中正在那裡診脈。孫少爺也坐在一旁，卻是垂著頭同打盹一般。各人見黃繡球、畢太太二人進來，悄悄的招呼下了。等郎中診過脈，一個丫環，推起了孫少爺，陪到外面去開藥方子。黃繡球、畢太太才走近那老太太牀上，一看，那老太太像是昏迷不醒。畢太太又細細看了看面色，隨即同黃繡球退了開來。

丫環放下帳子，胡進歐便邀畢太太們到臥房的外間，問些得病的根由，看了幾個郎中的藥方。話還沒有說得幾句，又見兩個老媽子引著孫少爺，陪個郎中進來。胡進歐對孫小姐道：「老太太才睡著，可以不要驚動，請孫少爺把先前郎中開的藥方，叫這位先生參酌參酌罷。」那郎中道：「如此也好。」便要退出去。畢太太見這郎中還老老誠誠，便站起身來，問先生：「昨天可曾進來看過？到底是個什麼症候？」那郎中道：「我昨天開過一個方子，原說這病費手，請府上多請幾位高明。」說著，竟像大不高興的了出去。

畢太太、黃繡球仔細的問了出來，實在是一個痰厥病，說前兩天，因為他媳婦陳太太曉得這老太太捐助了女學堂二百千錢，又見老太太新近來往一班女客，不三不四，都像入了王老娘們做女兒的一黨，就告訴了陳膏芝。陳膏芝在晚上過足了煙癮之後，到老太太房裡勸過一回，叫他老太太不要交結這一班人。老太太不聽。他媳婦又在陳膏芝耳朵裡，講老太太把私房銀錢瞎用，有得將銀錢送到外頭去，不如收過來預備他老人家身後的事。陳膏芝一則是懶，二則到底是自家老娘，不肯問信。這陳太太一定要聳他老爺去查問，兩口子嘍哩咕嚕，在煙榻上足足吵了一夜。陳膏芝嘔氣不過，這晚取了煙具，到老太太外間一張炕上開了個燈。老太太睡醒了，問起是他兒子同媳婦鬥氣，為的什麼。陳膏芝卻不開口。

第二日早上，老太太叫丫頭去催他媳婦過來。那陳太太便披頭散髮的進來，帶哭帶說道：「我也是好意，叫你兒子請你老人家愛惜些銀錢，不要整百整百的往外頭送。外頭瞎七瞎八的女人，無過是來騙你老人家的錢，少往來些。你兒子就瞎氣離了我，你們母子一心，拿我媳婦兒當做外人，倒是我外人，從來沒有拿一個錢送得娘家去呢。」老太太聽了這話，沒頭沒腦，氣的半天不則聲，就有一口痰湧到喉嚨頭，趕緊叫丫頭們扶了坐起來，立刻請大夫。忙過這一天，到昨天下午，郎中已換了三個，今天又是三四個，方才這郎中，是第五個了。

黃繡球聽得這些話，不由的心裡發怒，嘴裡要發出議論來。畢太太忙道：「我們輕著些，再取過藥方來，我瞧瞧看。」果然四

五張方子，都大同小異，上面開的黨參、歸身、黃耆、白朮；頂高明的一張，開了燕窩五錢、杏仁三錢，還有些平肝豁痰的藥，用白木耳四兩，煎湯代水。孫小姐們說：「這一張是頭一位先生開的，吃下去不動不靜，老爺叫拿後來開的幾張煎服，還有幾張沒有用，請你們斟酌斟酌，到底吃那一張好。」黃繡球不覺的說了一句道：「有這種媳婦，藥還吃得好嗎？」畢太太心下暗想：這病把痰都糊滿了，經不住氣分虛弱，一脫就要脫的。便道：「讓我再進去看看。」當時他那醫具箱子是帶去的，便進房取出聽肺筒，在病人身上聽了聽，又對著時辰表，診了診脈息。出來並不講好歹，只是皺眉咂嘴。胡進歐知是不妙，礙著人多，不好問得。畢太太也著實不安，然而一時無法。停了會，見陳膏芝進來，那時已將近申牌，來時原不曾吃午飯，不免餓了，趁著迴避陳膏芝，便辭了陳家，同黃繡球回去。

一問王老娘已經退熱，又將陳老太太得病的事，說與黃通理聽了。黃通理也很為歎息，說：「這樣倒是我們害了那老太太，叫他婆媳失和，保不定有個三長兩短，如何對得住他老人家？你們兩位，總得時常去理勸理勸，那吃不得的方子，叫他們少吃才是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我看他家，正主兒幾個人，既然日夜的登在黑暗地方，又那般野蠻無理，其餘剩些奴僕小孩子們，七忙八亂，無話可說，眼睜睜看那老的，實在可惜。我們倆去了這大半天，那位陳大人的太太始終沒有見面，只見病急亂投醫，煎的藥同茶似的，來不及一碗一碗送進去灌。依我的性了，就要叫了那太太當面教訓他一番。」畢太太笑道：「這個那裡能夠？卻是看那病狀，雖只起了兩天，藥是吃壞得不少，照他家那樣雜亂，未必可以挽回。少停到黃昏後，說不得我同曹新姑再去看一趟來。發出去的知單，我看要另改日期。好在胡進歐是知道的，等會就托他，各處去知照一句。」黃通理又歎口氣，說道：「這女學堂雖是你們兩位的發起，卻全虧了這通達賢明的老人家，才替你們團結起來。如今他老人家的病，萬一不好，不免令人傷心。」黃繡球登時眼圈兒一紅，脫口說道：「只怕慶祝會做不成，先要做個追悼會了。」黃通理、畢太太半晌無語。

忽然張先生那邊打發人來，張先生有病，請畢太太過去。大家聽得這話，說真真好運氣，碰在一堆，大家急至張先生處。一問，也是從前天起的病，舊恙復發，無甚要緊，不過上回是畢太太看好，所以又來請他。大家放下了心，談起陳家老太太的病情。張先生也著實感歎。

畢太太替張先生看了，折到陳家。陳老太太的病依然如此，只聽得喉嚨口的痰，聲如鋸，昏沉沉兩眼不開。畢太太道：「這都是黃芪吃下去膩住了，可不能再往下吃。」房裡的丫環們道：「下午老爺已叫停了藥，過一杯參湯送上去，全吐出來，一口沒有到肚。」畢太太頓著腳道：「這都使不得！」陳膏芝的夫人陳太太正在外面聽著，說道：「什麼使得使不得，要你多事！頓得腳底下地板喳喳的響，嚇壞了老太太，你不要承當不起！」畢太太好不氣忿，忍住了走回家，一連幾天就沒有去。在家裡看了王老娘，又去看張先生，這兩人病都無礙，惟有陳老太太的病，到底關心。

一日又約了黃繡球們同去，走過一條街上，見一家鋪子門前把擁了幾十個人，大聲吵鬧，擠也擠不動。要從旁邊一條衚衕裡抄出去，又見一大班人，也正從這衚衕東面吆喝出來，不知為了何事，只得站開讓過。聽那些吵的講著，講的卻是一片奇談，好笑好氣，好不嚇人。要知怎樣嚇人，怎樣好笑好氣，請看下回。